

苦海
魯
卷





海 苦

著基斯伐什羅先蘭波

譯 彦 丹

館書圖東亞海上

1929

版 權 所 有

海 苦

中 華 民 國 十 八 年 六 月 出 版

譯 者	魯 彥	發 行 者	亞 東 圖 書 館	發 行 所	上 海 五 馬 路 棋 盤 街 四 百 零 五 號 亞 東 圖 書 館	分 售 處	各 省 各 大 書 店	定 價	大 洋 六 角
-----	-----	-------	-----------	-------	--	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----

序

這一部讀不下去的書，我終於讀完了幾過了。譯不下去的書，我終於譯完了。

呵，這是一件多麼困難的工作，我必須把我的心投在每一句話，每一個字都充滿了無窮的痛苦的海底裏。

我是想給這部書做一篇較長一點的序的，在翻譯完了之後，但我完全不能寫了。沒有比這再痛苦，再去回到書中所寫的一切，雖然牠自己也會一湧到我的腦裏來。

一切都是這樣的憂鬱，晦暗，悲痛而且絕望，我不能不為書中的每一個

主人翁流下同情的淚來，當我讀着，譯着，或者想到的時候。他給了我這樣沉重的壓迫，我幾乎完全透不過氣來了。

但他同時却又充滿了這樣強烈的生的呼聲，他比任何的呼聲都來得迫切：和善的法路奧，慈謨的安卡，平凡的格萊司呂，天真的皮透哈夫，甚至已經腐爛得剩一根骨頭的沙耳巴和庫士雅西——這些最不幸的人都有着執烈的希望和生的顫動，使我旅行在這最苦惱的國土中的時候，也微微甦出了氣來。

尤其是美爾干夷，這個故事中的主角，被稱為吃人的人，地獄裏的人，魔鬼的女人。她撕了她自己生的小孩，她放火燒死了別人和自己的那個美爾干夷。呵，美爾干夷！她是一個真正的魔王，顛反着一切，毀滅着一切的魔王！她的心裏充滿着狠毒，口裏湧流着咒詛，她的兩手握着的是殺人的利

器。但或許是因為如波蘭文學史中所說，作者先羅什伐斯基（W. S. Rejzner）曾流放於西伯利亞的緣故罷，他終於寬恕了她一切，揭開了她的比任何入更強烈的生的呼聲，更迫切的更熱烈的情感：

「我有了你，我一切都會找得來。我給你做幾件寶貴的皮衣；我去捉一些狐狸，兔子，狼和野鹿來。我會安置抽水機，自射槍。你每天吃着肉，最好的肥肉，美味的魚。我會做一個很好的人，這樣的好，這樣的可愛，如同秋霜後的稟實一般。我現在是一個壞人，因為我沒有誰。當我走到那個世界裏，看見人人安靜地休息着，笑着，吃得飽飽的，有小孩，有牲畜的時候，妒恨就在我的靈魂中生長：我必須毀壞一種什麼，破碎一種什麼。好讓他們也知道，什麼是眼淚！但爲了你，我可以做一個可愛的，安靜的人。」

或許是因爲我活在類似西伯利亞的中國的緣故罷，我也終於深切地瞭解了她一切，寬恕了她一切，而且更喜歡了她，雖然她是一個這樣可怕的女人：

「美爾干夷的高長的身材，她的嚴厲的面色，她的尖利而閃爍的目光，使一切的談話都靜默了下來；他們只有在門後自由的談着；美爾干夷在場的時候，法路奧便不再取笑；安卡總是發起抖來，當一個男人的目光射到她的面上或手指上的時候。」

唉，這樣的女人，或是男人，在類似西伯利亞的中國是需要的，是急切地需要的！

「……生命之蠟並沒有連根拔去，並沒有和那些不幸的人一起毀滅，——牠又會在人身內生長，那些被咒詛過的沙漠又會充滿起來，又會呻吟

起來。」

那末，美爾干夷就在中國生長罷，我渴望着。

一九二八年，十二月十八日，魯彥於南京。

附記：此書由世界語本譯出，原譯者爲波蘭巴因德士（B. B. B.）。

世界短篇小說集中尙有我譯的對神的犧牲一篇，亦爲先羅什伐

斯基描寫西伯利亞生活的作品。

在極北的泰夷嘉荒林中有許多神秘的地方，本地人總是不願意談到牠們，躲閃地回答人家的詢問說：「只有風吹到那裏去，海鳥在那裏住宿。」水在那裏做着王，到處可以看見青白而閃爍的水，水上的天空被水反映成青白的顏色。在藍色的澤國裏，河流四面八方蜿蜒着，猶如水蠅的觸鬚，結出許多黑色的網結和網眼。平地上站着一些稀疏的樹林，彷彿眼毛似的；這裏現出一座小山，小山上有較高的較鮮健的樹木，那裏有一條小河，小河結合着兩條水道，淙淙汨汨地打了靜止的水的單調。在那種珠子般發光的空

間，眼睛是要迷亂的，牠只有休息在遠處，島和海角的模糊的畫圖上。

可驚地憂鬱的國土。

但創造這些澤國的劇本的主要者却是牠們的邊岸。那裏的湖沼最使人驚異的並不在那時候，當暴風搖撼着牠們，湧着狂濤的時候；並不在靜朗的日子裏，當金色的陽光吻着似在睡眠時遮蓋着的牠們的胸脯，而牠們的鏡子映着最小的一片雲，映着俯在牠們上面的天空的最美麗的景色的時候；也不在夜裏，當光月在牠們上面顫動着，皎潔的星火在牠們黑色的深處燃燒着的時候；那是在那時候，是當牠們的千萬道微波爲和風所吹動，低聲地吟咏着愛撫那厭惡的邊岸的時候。湖沼們愛撫着牠們，因爲牠們是什麼也沒有了，沒有岩石，也沒有高堤，因爲倘若連這些可憐的邊岸也不存在了，水便會消失，便會流入那在誰都苦痛的，無情的，深奧的大洋裏。因此牠們愛撫地擁

近沼澤，飲着渾泥的水，舐着污穢而皺褶的苔蘚。這時像一種一般的灰色的水面便一點沒有反光。難看的縐紋和黃色的泡沫的網在牠們上面流着，爲風推動着，在波浪的響聲中，可以聽出無窮的悲哀……這就是那裏的湖沼，當牠們活着的時候。

但在冬天裏，當風撒下成羣的雪片在結冰的水面，霜催白了樹枝和樹幹的時候，四周便變成了無邊的，白色的，空曠而死屍般的大理石的墓地，上面籠罩着冰天。這時甚至連風也不在那裏呼嘯了。僵硬的地輪在不能形容的沉寂中；稀疏的秦夷嘉像蛛絲似的這裏那裏蒙着地；不流動的尖銳的空氣像沉重的水晶，壓迫着一切。太陽沒有一點光，出來後又立刻落下了；長的夜，下面黑暗着，上面燐火般閃爍着。沒有什麼打破那死屍似的沉寂；有時只有冰地爆裂的聲音翻滾着，牠翻滾起來像死的震動一般，各處僵硬的空氣

和死僵的地，樹林和水，都發熱似的顫動地重覆着那種聲音，於是那聲音就變成雷一般。此外便沒有什麼。一點沒有什麼了！。沉寂。有星霜落地的微聲，那是冰凍 孤獨常使旅行的人歡樂——除了他，沒有人冒嚴寒。

一次，在深冬的時候，不常有的聲音打破了神聖地的沉寂了。兩匹北方白鹿拖着一輛冰車，載着兩個披着極大的外套的人 軋軋地呼呼地爬過了林中的小路和大墳墓的石板般的平滑的湖沼。他們用力地在雪堆中前進着，雪到了他們的膝上；從遮蓋着他們面孔的皮上，呼呼地響着飛出來呼吸的蒸氣，這蒸氣和從皮的出汗的週身所發的蒸氣連結着，形成了一朵移動的雲，這雲又立刻落在他們的衣服和鞍具上，如雪片一般，或在他們的背後飛着，如白色的長帶一般，如汽船後的浪花一般。他們好像在白色的海上低飛着，發光而且冒煙的一顆有顏色的小榴彈。那一個男子，一手牽着鹿的韁繩，一

手握着一根挺直的樹枝，靠着身體，好像牠是禪杖一般。他不時注意地望着日色的叢林，或蒼白的湖和天空連結着的遠處。那一個女人，很像什麼也沒有看見，因為她的鼠尾的領子完全蓋住了她的面孔。但有聲音在指導她。這事並不困難，因為最微細的聲音在她的背後跑着，如同夫利的磨齒聲一般。她一聽見鹿突然停住時，她便迅速地扯下了面上所蒙着的衣領，從外套的縫隙中望了出去。鹿轉了側，橫立在路上。那個男子，便放下了面上的風帽，用杖指着樹林中間的空地，低聲的說：

「他曾在這裏走過 你不看見嗎？……」

那個女人迅速地用手抹了一抹蒙着霜的眼臉，她很清清楚楚的看見了地上有寬闊的人的腳印。那些腳印先在樹林的中央，隨後發現在他們所走的小路上。

「這很像離此已不遠了……等一等，讓我喊一下看。」
他開始嘎聲的喊叫了……

「喂！……呵……喂……呵……」

那女人也用她的微弱而響亮的聲音和着男子的喊了。他們倆是雅庫特人。

他們靜默了下來，傾聽着。但在凝靜的空氣中，俄軍之前他們的叫聲像鐘聲般響着的，現在主宰着深沉的沉寂了。

「很像不在這裏！……也許……他們已經死了罷？」那男子說。

「不，他們一定很長久的活着的！」女人帶着顫動的聲音回答說。「往前去，畢鐵路蒼！……」

畢鐵路蒼躊躇了一會，看了看道路，最後趕着鹿走了，但他遠離着那些

神秘的腳印。女人已不再蓋住面孔，雖然可怕的嚴寒剝她的面頰，鼻子和眼險。她的黑色的瞳神憂鬱地望着使她的同伴非常恐怖腳印，她的心愈加跳動得強烈起來，壓緊了她的呼吸，阻礙着她的前進。

「我的上帝！……連這個討厭的人也害怕了……」

他們又走了幾百步；畢鐵路蒼這樣用力地扯着韁繩，甚至鹿的腳敲着冰車了。同時他的兩手舉得高高的，伸着腳，好像要儘力遠離他所看見的東西一般。面巾從他的臉上掉了下來，他的面孔便在皮做的風帽下顯露出來：一副可怕的面孔，扁平的，生滿了疹子，爛脫了鼻子，眼睛中生着膜。牠現在是死似的蒼白，滿是大滴的汗。

「安卡……安卡 你看……血呢！……」他喃喃的說，「不，無論

爲了世上什麼，我不再去了，……我不去了，不，……殺了我罷，我不去

了！

的確，有人留下了血跡——裏邊的紅玉般的人斑點。安卡正視着這些痛苦的記號，她的恐懼不亞於畢鐵路倉。

「男人，還是女人呢？」她問。

畢鐵路蒼望了一望血跡的中央。

「誰能知道呢？女人，好像是。」

「畢鐵路蒼，我的好人，我的寶貝

我們再走一點罷。你先叫喊一

下，我們隨後再走。」

「好，我叫喊！但是我無論怎樣不走了。我爲什麼應該死亡呢？他們需要援助，他們應該自己去尋找。我們且把包裹丟在這裏罷。他們會來的，會來取去的。在這冰天雪地中，一切都不要緊，沒有人會來偷的。狐狸

嗎？」他躊躇了一會，但他立刻又轉到原先的主意上去。

「我會對大家說，我們在路上發見了血跡，我們一步也不能再往前走了……沒有這樣的法律，要人家往有癩病人的血跡的地方去。只要看了一看也可以生病的。這位『太太』是不開玩笑的呀。」

「那末我是誰也不能看見的了！」

「比較好些，不看見。爲什麼要去看呢？他已像一個死人。你現在應該多看看我……我沒有鼻子，但他的臉上已完全沒有肉了……」

「畢鐵路蒼，畢鐵路蒼。你原已允許過。只要一次，只這一次。也

許，我一看見他的無肉的面孔，我會忘記他的。他的，子從此會不再在夜裏磨難我的呀？沙門原已命令道。我願意平靜，像別人一般。我願意牠改變。那時，也許我會愛你的，會習慣的……」